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說九

唐三藏沙門義淨撰

十九受戒軌則

西國出家軌儀咸悉具有聖制廣如百一羯磨此但略指方隅諸有發心欲出家者隨情

說九

所樂到一師邊陳其本意師乃方便問其難事謂非害父母等難事既無許言攝受既攝受已或經旬月令其解息師乃為授五種學處名鄔波索迦自此之前非七眾數此是創入佛法之基也師次為辦縵條僧脚崎及下裙等并鉢濾羅方為白僧陳出家事僧眾許已為請阿遮利耶可於屏處令剃頭人為除鬚髮方適寒溫教其洗浴師乃為著下裙方便檢察非黃門等次與上衣令頂戴受著法衣已授與鉢器是名出家次於本師前阿遮

利耶授與十學處或時闇誦或可讀文既受

戒已名室羅末尼羅譯為求寂言欲求趣涅槃圍寂之處舊云沙彌

者言略而音訛翻作息慈意准而無據也

威儀節度請教白事與進具者體無二准但於律藏十二無犯其正學女片有差降

十二者何一不分別衣二離衣宿三觸火四

足食五害生種六青草上棄不淨七輒上高

樹八觸寶九食殘宿食十壞地十一不受食

十二損生苗斯之十二兩小非過其正學女

後五便犯此下三眾咸制安居其六法六隨

法如餘處說能如是者方成應法是五眾收

堪銷物利豈有既出家後師主不授十戒恐

其毀破大戒不成此則妄負求寂之名虛抱

出家之稱似懷片利寧知大損經云雖未受

十戒墮僧數者乃是權開一席豈得執作長

說九

二

時又神州出家皆由公度既蒙落髮遂乃權依一師師主本不問其一遮弟子亦何曾請其十戒未進具來恣情造罪至受具日令入道場律儀曾不預教臨時詎肯調順住持之道固不然矣既不合銷常住受施負債何疑理應依教而為濟脫凡蒙公度者皆須預請一師師乃先問難事若清淨者為受五戒後觀落髮授縵條衣令受十戒法式既開年歲又滿欲受具戒師乃觀其意志能奉持者即可為辦六物并為請餘九人或入小壇或居大界或自然界俱得兼法然壇場之內或用眾家褥席或可人人自將坐物略辦香華不在營費其受戒者教令三遍一一禮僧或時近前兩手執足此二皆是聖教禮敬之儀亦既禮已教其乞戒既三乞已本師對眾為受

說九

衣鉢其鉢必須持以巡行普呈大眾如合樣者大眾人人咸云好鉢如不言者招越法罪然後依法為受其羯磨師執文而讀或時暗誦俱是聖開既受戒已名鄔波三鉢那鄔波三鉢那是圓謂涅槃也今受大戒即然羯磨亦竟急須量影記五時之別其量影法預取一木條如細箸許可長一肘折其一頭四指令豎如曲尺形勿使相離豎箸日中餘杖布地令其豎影與卧杖相當方以四指量其卧影滿一四指名一布路沙說九乃至多布路沙或一布路沙餘一指半指或但有一指等如是加減可以意測言布路沙者譯為人所以指豎杖影長四指之時此人立在中影量與身量相似其八指遂與身量兩影相似斯據中人未必皆爾自餘長短義可准之然須道其食前食後若天陰及夜即須准酌而言之若依神州法者

二

或可豎尺日中量影長短或復記其十二辰
數言五時者既而方域異儀月數離合自非
指事難以委知一謂冬時有四月從九月十
六日至正月十五日二謂春時亦有四月從
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三謂雨時但有
一月從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四謂終
時唯一日一夜謂六月十六日晝夜五是長
時從六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五日此乃獨於
律教中佛制如是次第明有密意也若依方
俗或作三時四時六時如餘處說凡西方南
海出家之人創相見者問云大德幾夏答云
爾許若同夏者問在何時若時同者問得幾
日若日同者問食前後同在食前方問其影
影若有殊大小成異影若同者便無大小坐
次則據其先至知事乃任彼前差向西方者

必須問此不同支那記其月日而已然那爛
陀寺多是長時明相纔出受其近圓意取同
夏之中多為最大即當神州六月十七日明
相纔出由不得後夏故此據西方坐夏之法
若如神州舊行即當
五月十日若六月十六日夜將盡而受戒者則
同夏之中最小由其得後夏故既受戒已不
行觀施若其師有為辦少多或持腰條或濾
水羅等奉臨壇者以表不空之心次即本師
為指戒本令識罪相方教誦戒既其熟已誦
大律藏日日誦過旦旦試之不恆受持恐損
心力誦律藏了方學經論此是西方師資途
轍雖復去聖懸遠然而此法未虧為此二師
喻之父母豈有欲受之時非常勞倦亦既得
已戒不關懷有始無終可惜之甚自有一會
求受受已不重叅師不誦戒經不披律典虛

雷法位自損損他若此之流成滅法者然西
 方行法受近圓已去名鐸曷擢譯為小師滿十夏
 名悉他薛攤譯為住位得離依止而住又得為鄔
 波馱耶凡有書疏往還題云求寂某乙小必
 芻某乙住位必芻某乙若其學通內外德行
 高著者便云多聞必芻某乙不可云僧某乙
 僧是僧伽自乎大衆寧容一已輒道四人西
 方無此法也凡為親教師者要須住位滿足
 十夏秉羯磨師及屏教者并餘證人並無定
 年幾事須解律清淨中邊數滿律云非鄔波
 馱耶而喚為鄔波馱耶非阿遮利耶喚為阿
 遮利耶或翻此二及親斥鄔波馱耶名者皆
 得惡作之罪若有人問云爾親教師其名何
 也或問汝誰弟子或可自有事至須說師名
 者皆應言我因事至說鄔波馱耶名鄔波馱

說七

五

耶名某甲西國南海稱我不是慢詞設令道
 汝亦非輕稱但欲別其彼此全無倨傲之心
 不並神州將為鄙惡若其嫌者改我為今斯
 乃咸是聖教宜可行之不得雷同無分皂白
 云爾

凡諸白衣詣必芻所若專誦佛典情希落髮

畢願緇衣號為童子或求外典無心出離名

曰學生斯之二流並須自食西國僧寺多有學生來就必芻

習學外典一得聖馳給侍二乃教發好心既有自利利他畜之非損必是杜多一鉢理則不勞若也片有供承亦成是要遺給齒木令其授食足應時須不傷悲道也 若餐

常住聖教全遮必其於衆有勞准功亦合餐

食或是普通之食或可施主先心雖復噉食

故成無罪夫龍河影沒鷲嶺光收傳法羅漢

能餘幾在故論云大師眼閉證者隨亡煩惱

增時應勤莫逸理當諸德共作護持若透隨

而縱慢心欲遣人天何所歸向

律云有乘羯磨我法未滅若不秉持我法便盡又云戒住我住理非虛說既有深旨誠可敬歎重曰

大師影謝法將隨亡邪山峻峙惠獻墮網重明佛日寔委賢良若遵小徑誰弘大方幸垂通哲勉力宣揚冀紹隆之無替傳求劫而彌芳彌芳伊何戒海揚波此則教將滅而不滅行欲訛而不訛符正說於王舍事無虧於逝多

二十洗浴隨時

夫論洗浴之法西國乃與東夏不同但以時節調和稍異餘處於十二月華果恒有不識冰雪薄有微霜雖復多暑亦非苦熱熱則身無痲子寒乃足無皴裂爲此人多洗沐體尚

說

六

清淨每於日日之中不洗不食又復所在之

處極饒池水時人皆以穿池爲福若行一驛則望見三二十所或寬一畝五畝於其四邊種多羅樹高四五十尺池乃皆承雨水湛若清江八制底處皆有世尊洗浴之池其水清美異於餘者那爛陀寺有十餘所大池每至晨時寺鳴鍵椎令僧徒洗浴人皆自持浴裙或千或百俱出寺外散向諸池各爲澡浴其浴裙法以氎布長五肘闊肘半繞身使巾抽出舊裙迴兩頭令向前取左邊上角以右手牽向胷下令使近身併覺右邊擊入胷內此謂著浴裙法卧時著裙其法亦爾欲出池時抖擻徐出勿令蟲著上岸法式廣如律辨若不向池寺中洗者著裙同此水遣人澆隨處隨時可爲障蔽世尊教爲浴室或作露地輒

池或作去病藥湯或令油遍塗體夜夜油恒
揩足朝朝頭上塗油明目去風深為利益皆
有聖教不違具述廣如律也又洗浴者並須
飢時浴已方食有其二益一則身體清虛無
諸垢穢二則痰癢消散能餐飲食飽食方洗

說九

七

醫明所諱故知飢沐飽浴之言未是通方之
論若著三尺浴衣褊小形露或元不著赤體
而浴者深乖教理也應用四幅洗裙遮身可
愛非直奉遵聖教亦乃不愧人神餘之可不
智者當悉夜浴尚不改容對人寧無掩蔽耳

二十一坐具觀身

禮拜敷其坐具五天所不見行致敬起為三
禮四部罔窺其事凡為禮者拜敷法式如別
章所陳其坐具法割截為之必須複作制令
安葉度量不暇詳悉其所須者但擬眠卧之

時護他氈席若用他物新故並須安替如其
已物故則不須勿令汙染虧損信施非為禮
拜南海諸僧人持一布長三五尺疊若食巾
禮拜用替膝頭行時搭在肩上西國苾芻來
見咸皆莞爾而笑也

二十二卧息方法

西國房迮居人復多卧起之後牀皆舉榻或
內置一邊或移安戶外牀闊二肘長四肘半
褥席同然輕而不重然後牛糞乾指其地令
使清淨安置坐牀及木粘小席等隨尊卑而
坐如常作業所有資生之具並棚上安之其
牀前並無以衣遮障之法其不合者自不合
卧如其合者何事遮身其眾僧卧具必須安
觀方合受用坐具意在於此如其不爾還招
累背之辜聖有誠言不可不慎又復南海十

島西國五天並皆不用木枕支頭神州獨有
斯事其西方枕囊樣式其類相似取帛或布
染色隨情縫為直袋長一肘半寬半肘中間
貯者隨處所出或可填毛或盛麻縕或蒲黃
柳絮或木綿荻苕或軟葉乾苔或決明麻豆

說九

八

隨時冷熱量意高下斯乃取適安身實無堅
強之患然為木枕踈鞅頂下通風致使時人
多苦頭疾然則方殊土別所翫不同聊述異
聞行否隨好既而煖物除風麻豆明目且能
有益用成無爽又為寒鄉凍頂多得傷寒冬
月鼻流斯其過也適一時溫頂便無此患諺
云凍頂溫足未必常可依之矣
又復僧房之內有安尊像或於牕上或故作
龕食坐之時像前以布幔遮障朝朝洗沐每
薦香華午午虔恭隨餐奉獻經箱格在一邊

卧時方居別室南海諸洲法亦同此斯乃私
房尋常禮敬之軌其寺家尊像並悉別有堂
殿豈有像成已後終身更不洗拭自非齋次
寧容輒設踈餐由此言之同居亦復何損大
師在日尚許同居形像倣真理當無妨西國
相傳其來久矣

二十三經行少病

五天之地道俗多作經行直去直來唯遵一
路隨時適性勿居鬧處一則痊痾二能銷食
禹中日昃即行時也或可出寺長引或於廊
下徐行若不為之身多病苦遂令脚腫肚腫
說九
臂疼膊疼但有痰癢不銷並是端居所致必
若能行此事實可資身長道故驚山覺樹之
下鹿苑王城之內及餘聖跡皆有世尊經行
之基耳闊可二肘長十四五肘高二肘餘壘

軌作之上乃石灰素作蓮華開勢高可二寸
闊繞一尺有十四五表聖足跡兩頭基上安
小制底量與人齊或可內設尊容為釋迦立
像若其右繞佛殿旋遊制底別為生福本欲
虔恭經行乃是銷散之儀意在養身療病舊

云行道或曰經行則二事總包無分涇渭遂
使調適之事久闕東川經云觀樹經行親在
金剛座側但見真迹未覩圓基耳

二十四禮不相扶

禮拜之軌須依教為進具若分影在前即合

受小者之拜佛言有二種人合受禮拜一謂
如來二大已苾芻斯則金口誠教何勞輒事
謙下小者見大緩須伸敬唱畔睇而禮之大
受小禮自可端拱而云痾路延也切是况願彼今無病
義如其不道彼此招愆隨立隨坐不改常式

既其合受無容反敬斯乃五天僧徒之則也
豈有小欲禮大先望大起大受小恭恐小嫌
恨為此則忽迫忽迫尊執卑而不聽稽首辛
苦辛苦卑求敬而不能至地若不如此云乖
禮數嗚呼虧聖教取人情敬受乖儀誠可深
察延波既久誰當偃諸

二十五師資之道

夫教授門徒紹隆之要若不存念則法滅可
期事須慇懃無宜網漏律云每於晨旦先嚼
齒木次可就師奉其齒木澡豆水中敷置坐
處今安隱已然後禮敬尊儀旋繞佛殿却就
師處攝衣一禮更不重起合掌三叩雙膝踞
地低頭合掌問云鄔波馱耶存念馱字音停駕切既無
正體借音言之鄔波是其親近波字長喚中
有阿字阿馱耶義當教讀言和尚者非也西
方汎喚博士皆名烏社斯非典語若依梵本
經律之文咸云鄔波馱耶譯為親教師北方

諸國皆喚和社致
今傳譯習彼說音

或問云阿遮利耶存念譯為軌範師是能教弟子法式之義先云

阿闍梨說也

我今請白不審鄔波馱耶宿夜安不四大平

和不動止輕利飲食銷不且朝之餐可能進

說九

不斯則廣略隨時也師乃量身安不具答其

事次於隣近比房住能禮其大者次讀少許

經憶所先受日新月故無虧寸陰待至日小

食時量身輕重請白方食何勞未曉覓粥忽

忽不及白本師無由嚼齒木不暇觀蟲水豈

容能洗淨寧知為一盂之粥便違四種佛教

訛替之本皆從此來願住持之家善應量處

前白事等此乃是阿離耶提舍教授之儀阿離耶譯為聖提捨譯為方即名西國為聖方矣以其賢聖繼軌人皆共稱或云未曉是中提捨是國百億之中心斯其事也此號人咸委之其北方胡國獨喚聖方以為四度四音許恪切全非通俗之名但是方言固無別義

說九

十一

西國若聞此名多皆不識宜喚西為聖方斯成允當或有傳云印度說之為月雖有斯理未是通稱且如西國名大周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無別義又復須知是五天之地皆曰婆羅門國北方速利總號胡疆不得雷同咸為一喚耳

凡剃髮披縵條出家近圓已律云唯除五事

不白自外一一皆須白師不白得罪五事者

一嚼齒木二飲水三大便四小便五界中四

十九尋內制底畔睇且如欲食白者須就師

邊依禮拜法而白師云鄔波馱耶存念我今

請白洗手洗器欲為食事而云謹慎諸餘白

事類此應知師乃量事度時與其進止知有

多事便可一時併白若其解律五夏得離本

師人間遊行進求餘業到處還須依止十夏

既滿依止方休大聖慇懃意在於此如不解

律依他盡形設無大者依小而住唯除禮拜

餘並為之豈得晨朝問安曾不依律隨有事

至寧知白言或有旦暮兩時請其教誡雖復
權伸訓誨律文意不如何則白者不的其
事答者何所商量白事之言故不然也但爲
因循日久逐省誰肯勞煩必能唯教奉行即
是住持不絕若將此以爲輕者餘更何成重
哉故律文云寧作屠兒不授他具戒捨而不
教也又西國相承事師之禮初夜後夜到其
師所師乃先遣弟子安坐三藏之中隨時教
授若事若理不令空過察其戒行勿使虧違
知有所犯即令治懺弟子方乃爲師案摩身
體襍疊衣裳或時掃拭房庭觀蟲進水片有
所作咸皆代爲斯則敬上之禮也若門徒有
病即皆躬自抱持湯藥所須憂同赤子然佛
法網紀以教誨爲首如輪王長子攝養不輕
律有明言寧容致慢上言制底畔睇者或云

說九

十二

制底畔彈那大師世尊旣涅槃後人天並集
以火焚之衆聚香柴遂成大積即名此處以
爲制底是積聚義據從生理遂有制底之名
又釋一想世尊衆德俱聚於此二乃積甄土
而成之詳傳字義如是或名宰睹波義亦同
此舊總云塔別道支提斯皆訛矣或可俱是
衆共了名不論其義西方釋名略有二種一
有義名二無義名有義名者立名有由即依
名義而釋也名體一向相稱如釋善入之名
者初依德跡即是依義立名次云或共了知
即是不論其義但據世人共喚爲善入即是
無義之名畔睇者敬禮也凡欲出外禮拜尊
像有人問云何所之適答曰我向某處制底
畔睇凡禮拜者意在敬上自卑之儀也欲致
敬時及有請白先整法衣搭左肩上擊衣左

腋令使著身即將左手向下掩攝衣之左畔
右手隨所掩之衣裙既至下邊卷衣向膝兩
膝俱掩勿令身現背後衣緣急使近身掩攝
衣裳莫遣垂地足跟雙豎脊須平直十指布
地方始叩頭然其膝下迥無衣物復還合掌
復還叩地慇懃致敬如是至三必也尋常一
禮便罷中間更無起義西國見為三拜人皆
怪之若恐額上有塵先須摩手令淨然後拭
之次當拂去兩膝頭土整頓衣裳在一邊坐
或可暫時竚立尊者即宜賜坐必有呵責立
亦無傷斯乃佛在世時迄乎末代師弟相傳
于今不絕如經律云來至佛所禮佛雙足在
一邊坐不云敷坐具禮三拜在一邊立斯其
教矣但尊老之處多座須安必有人來准儀
而坐凡是坐者皆足蹋地曾無帖膝之法也

說九

十三

律云應先嗚屈竹迦譯為蹲居雙足履地兩
膝皆豎攝斂衣服勿令垂地即是持衣說淨
常途軌式或對別人而說罪或向大眾而伸
敬或被責而請忍或受具而禮僧皆同斯也
或可雙膝著地平身合掌乃是香臺瞻仰讚
歎之容矣然於牀上禮拜諸國所無或敷氈
席亦不見有欲敬反慢豈成道理至如牀上
席上平懷尚不致恭況禮尊師大師此事若
為安可西國講堂食堂之內元來不置大牀
多設木牀并小牀子聽講食時用將踞坐斯
其本法矣神州則大牀方坐其事久之雖可
隨時設儀而本末之源須識
二十六客舊相遇

說九

十四

舊及弟子門人舊人即須迎前唱莎揭哆譯
曰善來客乃尋聲即云窣莎揭哆譯曰極善
來如不說者一違寺制二准律有犯無問大
小悉皆如此即為收取瓶鉢掛在壁牙隨處
安坐令其憩息幼向屏處尊乃房前卑則敬
上而執搨其膺後及遍身尊乃撫下而頻按
其背不至鬻足齊年之類事無間然既解疲
勞方澡手濯足次就尊所伸其禮敬但為一
禮跪而按足尊遂乃展其右手撫彼肩背若
別非經久手撫不為師乃問其安不弟子隨
事見答然後退在一邊恭敬而坐實無立法
然西方軌則多坐小枯復皆露足東夏既無
斯事執足之禮不行經說人天來至佛所頂
禮雙足退坐一面即其儀矣然後釋其時候
供給湯飲酥蜜沙糖飲噉隨意或餘八漿並

須羅濾澄清方飲如兼濁滓此定不開杏湯
之流體是稠濁准依道理全非飲限律云凡
漿淨濾色如黃荻此謂西國師弟門徒客舊
相遇逢迎之禮豈有冒寒創至觸熱新來或
遍體汗流或手足皆凍放却衣幘急事和南
情狀匆忙深乖軌式師乃立之閑問餘事誠
哉太急將為紹隆言和南者梵云畔睇或云
畔憚南譯為敬禮但為採語不真喚和南矣
不能移舊且道和南的取正音應云畔睇又
道行眾集禮拜非儀合掌低頭口云畔睇故
經云或復但合掌說九乃至小低頭即是致敬也
南人不審依希合度向使改不審為畔睇斯
乃全同律教矣
二十七先體病源
前云量身輕重方餐小食者即是觀四大之

強弱也若其輕利便可如常所食必有異處則須視其起由既得病源然後將息若覺輕健飢火內然至小食時方始餐噉凡是平旦名痰瘡時宿食餘津積在胃膈尚未踈散食便成咎譬乎火燄起而投薪薪乃尋從火化若也火未著而安草草遂存而不然夫小食者是聖別開若粥若飯量身乃食必也因粥能資道即唯此而非餘若其要餅方長身且食餅而無損凡有食噉令身不安者是與身為病緣也不要頭痛卧牀方云是疾若餘藥不療醫人爲處須非時食佛言密處與之如異此流固非開限然西方五明論中其醫明日先當察聲色然後行八醫如不解斯妙求順反成違言八醫者一論所有諸瘡二論針刺首疾三論身患四論鬼瘴五論惡揭陀藥

六論童子病七論長年方八論足身力言瘡事兼內外首疾但自在頭齊咽已下名爲身患鬼瘴謂是邪魅惡揭陀遍治諸毒童子始從胎內至年十六長年則延身久存足力乃身體強健斯之八術先爲八部近日有人略爲一夾五天之地咸悉遵修但今解者無不食祿由是西國大貴醫人兼重商客爲無殺害自益濟他於此醫明已用功學由非正業遂乃棄之又復須知西方藥味與東夏不同互有互無事非一槩且如人參茯苓當歸遠志烏頭附子麻黃細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藥察問西國咸不見有西方則多足訶黎勒北道則時有鬱金香西邊乃阿魏豐饒南海則少出龍腦三種豆蔻皆在杜和羅兩色丁香咸生堀淪國唯斯色類是同所須自餘藥物

不足收採凡四大之身有病生者咸從多食而起或由勞力而發或夜餐未洩平旦便餐或旦食不消午時還食因茲發動遂成霍亂呃氣則連宵不息鼓脹即終旬莫止然後乃求多錢之腎氣覓貴價之秦膠富者此事可

說九

為貧人分隨朝露病既成矣斯何救焉縱使盧醫旦至進丸散而無因扁鵲昏來遺湯膏而寧濟火燒針刺與木石而不殊震足頭搖媿僵仆而何別斯乃良由不體病本不解調將可謂止流不塞其源伐樹不除其本枝條彌蔓求絕無因致使學經論者仰三藏而求歎習靜慮者想八定而長嗟俗士乃務明經之輩則絕轡於金馬之門求進士之流遂息步於石渠之署妨修道業可不大大歟廢失榮寵誠非小事聊為叙之勿嫌繁重冀令未損

說九

十七

多藥宿痼可除不造醫門而新痾遂殄四大調暢百病不生自利利人豈非益也然而食毒死生蓋是由其往業現緣避就非不須為者哉

二十八進藥方法

夫四大違和生靈共有八節交競發動無恒凡是病生即須將息故世尊親說醫方經曰四大不調者一寢嚙二變跛三畢哆四婆哆初則地大增令身沉重二則水大積涕唾乖常三則火大盛頭胃壯熱四則風大動氣息擊衝即當神州沉重痰癢熱黃氣發之異名也若依俗論病乃有其三種謂風熱癢重則與癢體同不別彰其地大凡候病源旦朝自察若覺四候乖舛即以絕粒為先縱令大渴勿進漿水斯其極禁或一日二日或四朝五

朝以瘥爲期義無膠柱若疑腹有宿食又刺
臍胃宜須恣飲熱湯指剔喉中變吐令盡更
飲更決以盡爲度或飲冷水理亦無傷或乾
薑湯斯其妙也其日必須斷食明朝方始進
餐如若不能臨時斟酌必其壯熱特諱水澆
若沉重戰冷近火爲妙其江嶺已南熱瘴之
地不可依斯熱發水淋是土宜也如其風急
塗以膏油可用布圍火灸而熨折傷之處斯
亦爲善熟油塗之日驗交益若覺痰癢聞胃
口中唾數鼻流清水糲糲咽閉尸滿槍喉語
聲不轉飲食亡味動歷一旬如此之流絕食
便瘥不勞灸頂無假揆咽斯乃不御湯藥而
能蠲疾即醫明之大規矣意者以其宿食若
除壯熱便息流津既竭痰癢便瘳內靜氣消
即狂風自殄將此調停萬無一失既不勞其

診脉詎假問乎陰陽各各自是醫王人人悉
成祇域至如鸞法師調氣蠲疾隱默者乃行
思禪師坐內抽邪非流俗所識訪名醫於東
洛則貧匱絕其津求上藥於西郊則惲獨亡
其路所論絕食省而且妙備通窮富豈非要
乎又如癰瘰暴起熱血忽衝手足煩疼天行
時氣或刀箭傷體或墜墮損躬傷寒霍亂之
徒半日暴瀉之類頭痛心痛眼疼齒疼片有
病起咸須斷食又三等丸能療衆病復非難
得取訶黎勒皮乾薑沙糖三事等分擣前二
令碎以水片許和沙糖融之併擣爲丸旦服
十九許以和爲度諸無所忌若患痢者不過
三兩服即差能破眩氣除風消食爲益處廣
故此言之若無沙糖者錫蜜亦得又訶黎勒
若能每日嚼一顆咽汁亦終身無病此等醫

明傳乎帝釋五明一數五天共遵其中要者
絕食為最舊人傳云若其七日斷食不差後
乃方可求觀世音神州多並不閑將為別是
齋戒遂不肯行學良由傳者不悟醫道也其
有服丹石及長病并腹塊之類或可依斯恐

說九

十九

用丹石之人忍飢非所宜也又飛丹則諸國
皆無服石神州獨有然而水精白石有出大
者若服之則身體爆裂時人不別蛇蠍等毒
狂死者無窮由此言之深須體識虫蠍等毒
全非此療而絕食之時大忌遊行及以作務
其長行之人縱今斷食隨路無損如其差已
後須將息宜可食新煮飯飲熟菘豆湯投以
香和任飲多少若覺有冷投椒薑葷茱若知
是風著胡葱荊芥醫方論曰諸辛悉皆動風
唯乾薑非也加之亦佳准絕食日而作調息
諱飲冷水餘如藥禁如其噉粥恐痰癥還增
必是風勞食亦無損若患熱者即熟煎苦參

湯飲之為善若亦佳也自離故國向二十餘
年但以此療身頗無他疾且如神州藥石根
莖之類數乃四百有餘多並色味精奇香氣
芬郁可以蠲疾可以王神針灸之醫診脉之
術贍部洲中無以加也長年之藥唯東夏焉
良以連崗雪巖接嶺香山異物奇珍咸萃於
彼故體人像物號曰神州五天之內誰不加
尚四海之中孰不欽奉云文殊師利現居其
國所到之處若聞是提婆弗但攤僧莫不大
生禮敬提婆是天弗但攤是子云是支那天
子所居處來也考其藥石實為奇妙將息病
由頗有疎闕故粗陳大況以備時須若絕食
不損者後乃隨方處療若參湯偏除熱病酥
油蜜特遣風痾其西天羅茶國凡有病者絕
食或經半月或經一月要待病可然後方食

中天極多七日南海二三日矣斯由風土差互四大不同致令多少不爲一槩未委神州宜斷食不然而七日不食人命多殞者由其無病持故若病在身多日亦不死矣曾見有病絕粒三旬後時還差則何須見怪絕食日多豈容但見病發不察病起所由壯熱火然還將熱粥食飲帶病強食深是可畏萬有一差終亦不堪教俗醫方明內極是諱焉又由東夏時人魚菜多並生食此乃西國咸悉不餐凡是菜茹皆須爛煮加阿魏酥油及諸香和然後方噉菹壘之類人皆不食時復憶故噉之遂使臍中結痛損腹肚闇眼目長疾病益虛踈其斯之謂智者思察用行捨藏聞而不行豈醫咎也行則身安道備自他之益俱成捨則體損智微彼我之功皆失也

二十九除其弊藥

自有方處鄙俗久行病發即服大便小便疾起便用猪糞猫糞或瓦盛瓮貯號曰龍湯雖加美名穢惡斯極且如葱蒜許服尚自遣在邊房七日潔身洗浴而進身若未淨不入衆中不合繞塔不應禮拜以其臭穢非病不聽四依陳棄之言即是陳故所棄之藥意在省事僅可資身上價自在關中噉服實成非損梵云哺堤木底鞞殺社哺堤是陳木底是棄鞞殺社譯之爲藥即是陳藥也律開大便小便乃是犢糞牛屎西國極刑之儔糞塗其體驅擯野外不處人流除糞去穢之徒行便擊杖自異若誤衝著即連衣遍洗大師既緣時御物譏醜先防豈遣服斯而獨乖時望不然之由具如律內用此惠人誠爲可鄙勿令流俗習

以爲常外國若聞誠損風化又復大有香藥
 何不服之已所不愛寧堪施物然而除蛇蠍
 毒自有硫黃雄黃雌黃之石片子隨身誠非
 難得若遭熱瘴即有甘草恒山苦參之湯貯
 畜少多理便易獲薑椒萹芡說九且咽而風冷全
 祛石蜜沙糖夜餐而飢渴俱息不畜湯藥之
 直臨事定有闕如違教不行罪愆寧免錢財
 漫用急處便閑若不曲題誰能直悟嗚呼不
 肯施佳藥逐省用龍湯雖復小利在心寧知
 大虧聖教正量部中說其陳棄旣其部別不
 可依斯了論雖復見文元非有部所學
 三十旋右觀時
 言旋右者梵云鉢喇特崎拏鉢喇字緣乃有
 多義此中意趣事表旋行特崎拏即是其右
 總明專便之目故時人名右手爲特崎拏手

意是從其右邊爲尊爲便方合旋繞之儀矣
 或特歎拏目其施義與此不同如前已述西
 國五天皆名東方爲前方南爲右方亦不可
 依斯以論左右諸經應云旋右三市若云佛
 邊行道者非也經云右繞三市者正順其儀
 或云繞百千市不云右者略也然右繞左繞
 稍難詳定爲向右手邊爲右繞爲向左手邊
 爲右繞耶曾見東夏有學士云右手向內圓
 之名爲右繞左手向內圓之名爲左繞理可
 向其左邊而轉右繞之事方成斯乃出自曾
 臆非關正理遂令迷俗莫辨司方大德鴻英
 亦雷同取惑以理商度如何折中但可依其
 梵本並領杜塞人情向右手邊爲右繞向左邊
 爲左繞斯爲聖制勿致疑惑又復時非時者
 且如時經所說自應別是會機然四部律文

皆以午時為正若影過線許即曰非時若欲
護罪取正方者宜須夜揆北辰直望南極定
其邪正的辨禺中又宜於要處安小土臺圓
闊一尺高五寸中插細杖或時石上豎丁如
竹箸許可高四指取其正午之影畫以為記

說九

二十三

影過畫處便不合食西方在處多悉有之名
為辟攤斫羯攤彈舌譯為時輪矣揆影之法
看其杖影極短之時即正中也然瞻部洲中
影多不定隨其方處量有參差即如洛州無
影與餘不同又如室利佛逝國至八月中以

圭測影不縮不盈日中人立並皆無影春中
亦爾一年再度日過頭上若日南行則北畔
影長二尺三尺日向北邊南影同爾神州則
南溟北朔更復不同北戶向日是其恒矣又
海東日午關西未中准理既然事難執一是

說九

二十三

故律云遣取當處日中以為定矣夫出家之
人要依聖教口腹之事無日不須揆影而餐
理應存念此其落漠餘何護焉是以弘紹之
英無怪繁重行海尚持圭去在地寧得透隨
故西國相傳云觀水觀時是日律師矣又復
西國大寺皆有漏水並是積代君王之所奉
施并給漏子為眾警時下以銅盆盛水上乃
銅椀浮內其椀薄妙可受二升孔在下穿水
便上涌細若針許量時准宜椀水既盡沉即
便打鼓始從平旦一椀沉打鼓一下兩椀沉
兩下三椀三下四椀四下然後吹螺兩聲更
別打一下名為一時也即日東馬矣更過四
椀同前打四更復鳴螺別打兩下名兩時即
正午矣若聞兩打則僧徒不食若見食者寺
法即便驅擯過午兩時法亦同爾夜有四時

與晝相似總論一日一夜成八時也若初夜
 盡時其知事人則於寺上閣鳴鼓以警眾此
 是那爛陀寺漏法又日將沒時及天曉時皆
 於門前打鼓一通斯等雜任皆是淨人及戶
 人所作日沒之後乃至天光大眾全無鳴捷
 椎法凡打捷椎不使淨人皆維那自打捷椎
 有四五之別廣如餘處其莫訶菩提及俱尸
 那寺漏乃稍別從旦至中晝沉十六若南海
 骨崙國則銅釜盛水穿孔下流水盡之時即
 便打鼓一晝一打四椎至中齊暮還然夜同
 斯八總成十六亦是國王所施由斯漏故縱
 使重雲閣晝長無惑午之辰密雨連宵終罕
 疑更之夜若能奏請置之深是僧家要事其
 漏器法然須先取晝夜停時且至午時八椀
 沉沒如其減八鑽孔令大調停節數還須巧

匠若日夜漸短即可增其半抄若日夜漸長
 復須減其半酌然以消息為度維那若房設
 小盃准理亦應無過然而東夏五更西方四
 節調御之教但列三時謂分一夜為三分也
 初分後分念誦思惟處中一時繫心而睡無
 病乖此便招違教之愆敬而奉行卒有自他
 之利矣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音釋

縵莫貫切 巖語偃切 山形
 生小 皴七倫切 皮 攪料當口切 擻蘇后切
 瘡也 疥徒舍切 液也 癩於禁切 心 中病也 粘陟林切 木櫃也 溫於粉切
 睇特計切 襞必益切 擗眈角切 滓側氏切

也 膈古伯切 堀衡物切 媿匹詣切 僵儻居切
 什芳遇切 偃久慕切 惇第渠切 無無切 蠲許切
 仆跌倒也 痼久病也 惇魚切 硫力求切
 華華早吉切 菹側菜也 硫力求切

說九

二十五